

在城市里



裏市城在

作 翼 天 張

這艘拖船給小火輪龍翔號拖着靠了碼頭

右手一直趴住他旁邊那個包袱，連那

紀——灰裏帶黃，誰也看不出牠出世的時

嵌成一道槽——好像一個胖子給緊緊地勒

牠主人可很瘦，那件長衫彷彿削

使勁吸着什麼東西。

他打個呵欠，啞啞嘴，把同艙

裏。稀稀朗朗的眉毛往上伸了一下

氣，於是把扁平的腦袋伸出窗子

外面的陽光陡然往他臉上

脆閉着：似乎周圍的肌肉有些

瞧着岸上那些焦急的臉

調給吵醒了。

指甲都陷了進去。包裹布看來很有點年

什麼顏色。上面綑着一道紅帶子，深深地

樣。他腮巴凹進得很深，叫人疑心他老是在

眼。然後把視線釘到了船板上，出神地想着什

麼抽動着——愛笑不愛笑的。末了他噓了一口

刺得直跳着，下眼皮還顫動了一會。左眼可乾

不開。

腳踏在跳板往船裏直衝，叫船上的都覺到了自

己那種安穩不過的地位——

得落了後的女人，指指這個繼

輩子都不會來這一手的。

丁壽松也微笑着。他裝做格

幾位會意地看一眼。

那些人好像要在他姓丁的跟前

脊背，用嘴叫着，向同伴招呼着：

等到上船的人漸漸多了，丁壽松這

把包袱挪過來一下，讓牠緊貼住了自己的

人。

那多半是些粗傢伙，是些泥腿子。他個

他忍不住把下唇窩了起來，成了一把湯

掉牠。爲了怕有個把粗人坐到他身邊，或者竟

睛。

窗口飄進了一陣風。一些黑髮

些還在船艙裏拍着手打哈哈，指指那個給擠

，談論了幾句又大笑起來。彷彿他們自己一

——居高臨下地看着熱鬧。有時候對那笑着的

擁得更加起勁了些。個個人都用手推着前面的

方出了什麼大禍害——遲點兒就逃不了命。

鬼臉似的——霎霎右眼，縮進了腦袋。右手

面用提防着什麼的眼色打量着擠進艙來的

了一股汗味兒。

把嘴裏那些殘餘的垂涎兜住了不叫漏

出。揪撥出個空座來，他於是又閉上眼

些活裏面——不輕不重地往人身上

撲，跟手還帶彈性地跳了跳。於是一陣什麼野花香氣也漏進了屋子，還混着太濃的兒。船輕輕地盪着：底下河面上暗暗發出那種低沈的叫聲，聽去覺得牠是在對誰訴苦。

各色各樣的人還是往船裏擁。實在中間的一位帶瓜皮帽的先生——煩躁地皺着眉，拿肩膀撞開別人的肩膀，腳踏着別人的腳——讓身子擠到前面來。他那隻圓泡泡的鼻子發了紅，大聲叱斥着——擠什麼呀，混蛋！把旁邊一個鄉下人一推，自己又逼進了一步。

丁壽松睜開了右眼。他旁邊這空地方反正要給別人坐去的，他就選上了這位戴瓜皮帽的先生。他搭搭那位的馬褂袖子，一面把包袱移到自己腿上。

那個嘴裏一直嘟囔着，用着些挺文明的字眼罵了開去。並且還橫了碼頭上的巡警一眼：他怪那些吃公家飯的連秩序都維持不了。然後又惡狠狠地瞟着那些落在他後面的人。

可是到處都滾着亂糟糟的叫聲。那些客人一擠到跳板盡頭，就很重很起勁地往船裏一跳。好像他們已經第一步踏上了一個安安靜靜的太平世界——表示着一種了不起的決心，表示着一種得了救樣的快活似的。

丁壽松連左眼也開張了一小半——動手來打量來身邊這位先生。脊背可緊緊貼着後面：那甸甸的響聲震得他挺舒服，竟有在欄頭店裏給槌着背的那種派頭。

他到底是個什麼腳色呢，這位先生？整船的人——怕祇有這一位先生跟他丁壽松談得

來。

現在上船來的都已經坐定了。有幾個祇能拿尾氈骨貼着坐位，擺出付登坑的姿勢來撐住自己的身體。這兒那兒都在咕嚕着，像是給擠壓出來的聲音。

於是這位先生把屁股往右邊推動了一下——叫自己別儘擠着丁壽松。接着取掉了瓜皮帽，讓他那禿腦頂來冒熱氣。

丁壽松也往左邊躲過去些，並且在屁股上用着勁，不讓別的人來動搖他倆的防線。他眼睛生了根地釘着那隻發紅的鼻子，還在嘴角上掛着微笑——等那位坐穩的先生掠過視線來。到底——那位先生來招呼了他。好像知道天數派定他倆會做朋友的，很自然地對他點點頭。

「你這位先生——也是上城裏去的吧？」

丁壽松趕緊把後腦離開了板壁，笑着皺皺眉毛。他早就打算要說一大篇話了：

「是的，唉，人家硬要找我，真是的！我——我——敝姓是丁。尊姓呢？」

「何。」

這個就挺內行地問：

「何？人可何啊？」

接着用食指在包袱裏寫着，下筆往外兜着，好像要不這樣——就記不住的。

有幾張臉抬起來看着他，大概他們都想要知道他是個什麼來頭。他決計要跟這姓何的談。爲了要表示自己的身分，並且要來得客氣，他就叫別人「仁兄」。

「你這位仁兄也是到城裏？——在哪塊發財的？」

別人張一張嘴還沒吐出聲音，他又搖搖腦袋，吸足一肺的氣談了起來：

「我呢——我是不願意上城裏去的。公家飯實在不容易吃，我不瞞你說。人家談起來：哦，做官哩。其實啊——沒得玩頭，唉。……有什麼法子呢，不看魚情看水情，唐老二硬要找我，去嘛。……唐老二你曉得的吧，柳鎮唐家的？」

這裏他掃了所有的人一眼，把個頸子撐得挺直，眼睛裏發着光。

「唐啓昆麼？」那位仁兄很注意地瞧着他，掏出了一支紙烟，也沒去點火。「他跟你是一？」

等了壽松開了口，何先生才插燃了洋火。那支烟給揉得皺着彎着，歪頭扭腦的活像一條蚯蚓。可是他用很快的手脚點着了，趕緊就把火柴梗一扔，彷彿這些事都要瞞着別人幹的。丁壽松可在留着嗓子直嚷，眉毛幾乎打眼睛上飛了開去：

「是啊是啊，唐啓昆。他是我們親戚。我看他們唐家裏是——「啓」字輩裏就祇出了個

二少爺。好的不在多，一個抵十個。人家說起來：我家姑老爺死得早，可惜哩。其實……」

「你家姑老爺？」

「是啊。哪，就是那個啊——唐大少爺，你總曉得的吧？噫，大少奶奶就是我們丁家的……」

他似乎聽見有人在咕里咕嚕，顯然是談着一位什麼大人物。那幾張醬油色的臉子在對面幌動着，偷偷地看着他。

於是他閉了會兒嘴，把狹長的臉子仰起點兒。

那位何先生好像要湊趣似的，一步緊一步地要把丁壽松的來頭盤出來：

「那麼你這位先生是……丁仲圖是你的——？」

「平輩，平輩，」丁壽松等不及地趕快接嘴。「我們是堂房兄弟，我們是——噫，嫡堂的。唐二少爺比我小一輩，總是「松大叔，松大叔」的恭恭敬敬叫我。我叫做壽松——木傍松字。我呢……」

聽的人可移開了視線——釘着前面出了會神。然後使勁抽了兩口煙，把煙頭火捻熄，用種挺謹慎小心的勁兒藏到了衣袋裏。

丁壽松睜大了右眼——巴巴地看着對方。嘴巴張開了一半，下唇水漉漉的，一撮一撮地

在動着：顯見得那一肚子話是實在關不住的。

畢竟那位何先生轉過臉來了。他問到了丁仲驥近來怎樣，問到了丁仲驥的兩個兒子。看來丁家的事他很明白，很關切。可是臉上擺出一付滿不在乎的神情，祇瞧見他眼睛在閃着。

丁壽松幾乎站起來。手在包袱上一敲，大聲叫：

「哪里！哪里！丁仲驥哪里有兩個兒子！……呃，他祇有一個！真的，一個！」

於是莊嚴地看着對手，準備着一場激烈的爭論。一面項起了臉子，把滿臉的人都掃了一眼，似乎要找個把脚色來幫他衛護這個真理。

一會兒他又心平氣和地說下去：

「哪，我告訴你：兒子倒真的是有兩個，不錯哩。其實大的那個——早已八百年就過繼給大太爺了。他自己光祇留下了小的，他啊——哼，真是的！什麼都不懂……」

「就是那個丁文侃啊？」

「噯，你這位仁兄！」丁壽松苦笑着，沒辦法似地拍拍包袱。「大的才是文侃哩。文侃是過繼的那個。小的是文侯——城裏的人個個都認得他：嫖呀賭的，他行行精，祇會花錢。窮人生個富人體，真是沒得法子，唉！」

他搖搖頭。他怕別人這裏會打斷他，就又趕緊接了下來——有條有理地敘述起丁文侯的

事來。腦袋往何先生那邊湊着，苦着一張臉，壓着個噪子，彷彿在報告什麼祕密。聲音仍依舊很大，連鎗門外的人都聽得見。

那一位在鼻孔裏「唔」着。耳朵給震得有點難受，直揉着眼睛。有時候要插句把問話；

「真奇怪，文侃有錢給他去嫖麼？」

「文侃給他錢？——文侃哪里來的錢！我們這位文侯少爺呀——唉，真是的！偷呀搶的他都來，不瞞你說。」

接着丁壽松用種挺嚴肅的臉嘴聲明着：並不是他歡喜把丁家的醜事傳揚開去，他祇是討厭這個敗家子。這里他苦笑了一下，拿兩隻手背着急地敲敲包袱。唉，真是。這小夥子已經活到三十六七歲了——可沒有一樁事做成的。

原來那位丁文侯也找過唐啓昆：想要謀個差使。唐二少爺當然不睬他。一個正派人是看不起這些傢伙的。

「真的，他幹得了什麼事嘍，幹得了什麼事嘍！哼，還想做官哩！」

「他那哥哥呢？——丁文侃不管管他麼？」何先生搔搔頭皮問。

這回他沒答腔。祇把下唇窩了起來，左眼輕蔑地看着。

忽然牆外面起了吵聲，水手們奔上奔下地忙着。跟手龍翔號就發了一聲喊，好像對人威

嚇似的。整個世界給震得顫動了一下，船艙裏的客人都發了一陣麻。

那位何先生往窗子外面瞟了一眼。岸上那些綠綠色的秧子似乎叫他記起了一些什麼，小聲兒問：

「仲驢老先生還有一位小姐吧？」

「哦，小鳳子啊？是的。這丫頭長得倒還不錯。他家裏出女不出男，兩個女兒都好。怕是他家墳山有點那個。」

他睜大了右眼，讓左眼珠偷偷地露出點兒亮光——釘着旁邊那張圓臉，對風水發了點兒議論。

小火輪給誰推着那麼響了起來，河水也嘩嘩地叫着。於是又發兩聲喊，聲音直衝到了天上。什麼地方起了回聲——好像碰着了流雲給彈回來的。這艘拖船把身子斜了一下，就看見兩邊的岸慢慢移動，慢慢打旋了。

窗口上流進了一股涼氣，叫客人們都覺得在大熱天喝了一碗冷開水的樣子。

何先生透了一口長氣，帶上瓜皮帽。他眼睛不看着了壽松：

「他們嫁那位大姑太太——總有一點陪嫁吧？」

「唐家那個大少奶奶啊？」他鼻子皺了皺，把下唇兜出了些。「哼，陪嫁哩，他們看唐

家裏家似大，死命地要攀親。哦，好，到婆家三年——就死了男人。命裏不招，你有什么法子！陪嫁？——哼，教洋人讀三字經——談不到。」

他看不起地掄了掄眼珠子，拿長指甲在水盂邊的下唇上一掃，向對面畢卜畢卜一彈。屁股往左邊移動一下，好讓身子整個兒轉向何先生這一面。嘴裏背熟書似的：

「我們家連那位仲驢二爺啊——不瞞你說，真瞞死人。天不管，地不問，什麼事都讓他大老爺去做手脚。好囉，做生意哩。我們那大老爺也不想——自己到底是不是個生意人。店一倒，連祖田也陪了出去。大老爺死的時候——張羅了好一陣子才開得成弔。唉，你看。……如今就祇剩下城裏那所房子，拿什麼做嫁妝，你說？」

閉了會兒嘴，他又談到他們丁仲驢向唐家裏借錢的事。然後伸長了頸子，把話鋒完全轉到那位唐老二身上。臉子興奮得有點發紅，嘴角上掛着唾沫泡。

可是何先生打斷了他：

「呃，你們仲驢老先生——他跟他大房總沒分家吧？」

「有什麼東西分呢？」丁壽松下巴一翹，擺出付當然這樣的臉色。「屁！分哩！吃呀吃的都靠文侃幾個辛苦錢，還靠——還靠——」他把歪着的嘴巴湊到了別人耳邊，「還靠唐家貼幾個。」

說了就看了對手一會兒。他舔舔嘴唇，兩手作着勢——又打算告訴他唐二少爺的做人。那個——一個勁兒問着他們丁家。

「我看——你們仲耀二先生如今總留了幾個。他家文侃當了祕書長……」

「什麼！」丁壽松一跳，大腿上那隻包袱幾乎摔到了地下。「什麼長啊，你說？……」

「沒得那回事！沒得那回事！他還當什麼長哩！哼，你真是！」

「呃，真的，真的。我看了報：的確是丁文侃。丁文侃在個什麼部裏當了祕書長。」

這麼着他們兩位先生中間就起了爭論。

那位仁兄並沒舉出什麼靠得住的證據來。祇冷冷地點着頭，用種斬鐵截釘的聲調，一口咬定他自己的話。看那勁兒，叫人覺得丁文侃這回當了那官兒——就簡直是他這位姓何的保薦的。

丁壽松可熱烈得肚子裏都發燙。他額骨發了紅，嘴唇用力地掀動着，恨不得要把他的對手狠命揍一頓的樣子。什麼，丁家裏的人難道不明白丁家裏的事麼！文侃那個小子——嗯，又矮又小，天庭也長不開，下巴也兜不起：這麼付相貌會做官？吃過報館飯那倒是真的：他知道。後來似乎在個什麼人家裏當教書先生——不過他丁壽松有點記不準了：他這幾年一直獸在他家裏沒出來。可是他當叔叔的——嗯，早就看透了那小夥子是個什麼腳色。

他來得太奮激了點兒，就有點管束不住自己那張嘴：

「那小夥子當什麼長啊？哼，屎裏放屁——沒得那回事！」

說到那個唇音字的時候——唾沫星子就往別人臉上一噴。

同艙的客人顯見得都站在他這一邊。他一開口——大家就對他瞧着，一面瞅着那位何先生，似乎要看看那一位還有什麼說的。有些泥腿子竟笑起來，不過壓着聲音，彷彿在那些先生們面前放聲打哈哈是不該的。

這里丁壽松就向對方提出個理由來，拿食指使勁頂着那隻包袱：

「我問你，我問你：文侃要真的做了官，當了那個長，怎麼他不把祖田買回來呢？」

那個嚇了一跳似地看着他，楞了好一會兒。

「把祖田買回來？」那張圓臉忽然繃得緊緊的，小聲兒問。

丁壽松得意地微笑着，腦袋在空中畫着圈子。

「是啊，是啊，」他聲音提得很高。「哪，這個樣子的，我告訴你：我們家裏那個伯驥，那個大太爺——人倒是個好人。他做生意做斷了本，連祖田也賣個精光，他怎麼對得起他們仲驢二爺呢，呃，可是啊？他臨死時候就跟文侃說過的，他叫文侃一發迹——就把祖田買回來。其實啊——」

「嘿，你瞧着罷！……發迹哩！」

他下唇一突，帶着打了勝仗的神情盯着何先生。他看見別人已經給封住了嘴，就趁勢逼緊了一步：乾脆賭了個呢。

「他要是真的做了官，我這個當叔叔的就在地下爬給你看！」

於是長長地噓了一口氣，拿手抹抹嘴，把臉子轉向着窗口。他好像已經做完了一樁大事，放心地吸起那種帶腥兒的空氣來。眼睛眯着看着外面，眉毛鼻子都打起皺褶，彷彿他要痛痛快快打個噴嚏——可又打不出的樣子。

河面越走越狹，看來簡直會把這艘小火輪夾住。綠灰色的水給龍翔號剪成個楔形，打船頭兩邊捲起兩條波紋，翻着滾着——拍到了岸上。

何先生又關心到了仲驢家裏那位沒出嫁的小姐了。何先生問起她的年紀，她的品性。他已經把口裏那截煙屁股抽了好一陣，一直到短得燒着了指甲的時候才毅然決然把牠扔掉。

那一位的嗓子發了嘎，嘴角裏不斷飛出白沫來。他好幾次要把話鋒轉到唐老二身上去，好像一個男子漢忍不住要談到他的相好女人似的。可是他沒辦到。於是他憑他記得的一點兒——告訴了別人。他最後一次看見他那位姪小姐，她還祇十八歲。噫，這孩子長得很嫩，臉子白漂漂的很逗人愛。他並且還把她那種活潑勁兒模糊地描寫了幾句，彷彿她打那年到現在年紀一直沒有長。

末了他正正經經下了個結論：

「說起來真叫人不敢相信：我們仲耀二爺倒有那麼個好丫頭。」

「那——那——」何先生顯得有點着急的樣子，「那你有多少年不見了呢，跟她？」

「哦，唔，這個——噫，怕有十三四年了吧。……我不瞞你說：城裏我以後倒去過好幾趟，不過我沒有去找我們仲耀。說起來是不錯，一家人哩。其實啊——唉，真是！我跟他不來。我倒是跟唐家裏要好點個：唐老二把我當親叔子看待……」

他笑了一下，又莊嚴着臉色看大家一眼。

龍翔號像喝采那麼吼了一聲，叫客人們嚇了一跳。這兩艘船往前面那座石橋直衝，看來後面似乎有什麼追趕着牠。河身在這里成了個牛角尖，浪紋給擠得狂喊着，發氣地撲到兩岸的草上，打到那些樹根上，然後又流瀾似的瀉回到河裏。

有人正在那裏就心——生怕小火輪鑽不過這個橋洞的時候，給悶住的水聲可一下子放開了。嘩嘩嘩的聲音打船跟前捲開去，一直溜到四面八方，溜到很遠很遠，好像這兩艘船成了全世界的中心。

大家眼面前一亮：他們已經給帶到了一個大港口裏。有誰得了救那麼透了一口氣。

姓何的那位仁兄不再開口了，好像剛才已經辦完了正經事。眼睛呆呆地瞧着前面的岸

一抹黑色的土上鑲着一線綠的。

悶得難受的丁壽松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地咕噥着：

「唔，祇有七里。……」

小火輪往南轉了個灣。這艘拖船一直是往前倚着的，這里意外地給撥動了一下，身子就往右邊一歪，尾巴往左邊一甩，看來牠很勉強才改了方向。

「唉，」丁壽松搖了搖頭。「日子過得真快：我有三年沒走這條路了。」
過會兒他又嫌煩似地說：

「真是的！城裏怕已經改了樣子。……」

接着又無緣無故哼了句成語——「江山好改，秉性難移」。

可是何先生把屁股移動一下叫自己坐舒服些，兩手筒到袖子裏，竟閉上了眼睛。

「哼，這位仁兄一定有毛病，」丁壽松在肚子裏說。茫然看看四面，嚥下一口唾涎，
「快要到了——還瞌睡哩！」

河面上小船漸漸多了。那些船夫倚着小火輪嚷着什麼，拚命搖着橈——正岸那邊避開去。可是龍翔號直往前衝，激起了山邱樣的水浪，把那些漁船什麼的攪得沒命地幌着盪着。丁壽松這就爆出了大笑：